

少年伴侶

蘇聯

弗拉基爾曼著

俞

荻

譯



世界標準文學叢刊

少年伴侶

Ruvim Frayerman 原著

俞荻譯

究必印翻

有所權版

少年伴侶

月一十年九十二：版初

實價八角

(外埠酌加寄費)

原著 弗拉易爾曼

譯者 俞 荻

出版 山城書店

發行 山城書店

上海麥特赫司脫路五二二二號

勞售 國內外各大書局

號卅弄三二五路脫司赫特麥海上

一條細長的絃線浮在一梗肥大的樹根下的水面上，在微微攪動的漣漪中顫動着。

一個小姑娘正在那兒釣着鱒魚。

她動也不動地坐在漂石上，讓河水的吼聲經過她的身邊。她向那水面凝視着，但是被那散佈在水面上的反射的光線迷惑住了。她的視線沒有注意一定的地方。他常常向四周瞧瞧，或向着對岸的遠遠地森林籠翠的小山望望。

空氣很鮮美，那山林環繞的天空，好像一片落日微照的原野。

可是，現在不論天氣如何，她的心兒早就感到非常有趣味了。

她張開眼睛，凝視着不斷的水流，她自己要想像出那些從沒有看見過的，水流所衝向的地方，和水流所發源的地方。她渴望新的國土，例如，她要看一看澳大利亞的野狗。於是，她想做一個航空員，和能夠唱幾支歌兒。

於是，她歌唱了，最初唱得很柔和，然後嘹亮地歌唱。

她的歌聲很甜美。可是在她的四周的一切都很靜寂。只有一隻水老鼠，被她的歌聲所驚愕了，

在樹根附近的地方激起了一朵朵的浪花，牠的後面拖曳着一條綠色的蘆葦，向着激流浮游，牠心裏想爬進洞窟，可是蘆葦太長了，水老鼠掙扎得一點也沒有辦法，因為牠的力氣不夠經過河流的叢生的雜草。

這位小姑娘因為憐憫地凝視着那只水老鼠，所以停止了歌唱。於是，她站了起來，捲起她的弦線。

弦線只輕輕地一動，水老鼠便突然跳進水草裏去了，一條斑黑色的雄魚到了在閃爍的水面平衡中止的時候，一跳便跳進水的深處去了。

這位小姑娘獨自留在那兒。她抬頭望一望太陽，差不多靠近地平線上了，真的，夕陽快要在叢樹的山頭西歸了。

雖然天氣很晚了，可是這位小姑娘也沒有匆匆地走回去。她在圓石上慢慢兒地轉動着，於是她懶洋洋地一步一步踏進那在牠面前的山腰上的，兩旁叢生着樹林的小徑。她勇敢地走進樹林。在她的後面河水衝激着岩石發出淙淙的響聲；在她的眼前橫着一片可怕的靜寂。

後來一陣尖銳的號角的響聲，震破了陰深的沉寂。這一陣陣的號角的尖銳聲顫動過樹林，掃蕩過那些一向屹然不顫動的蒼老的馬尾縱的枝條，在她的耳際震響着，催促她趕快前進。

可是，這位小姑娘，並沒有加緊腳步。她沿着低濕的沼澤慢慢地踱着。在那低濕的地方開滿了黃色的百合花，她屈着腰在爛泥堆裏連根拔起幾支灰淡的花兒。當她聽見背後起了一陣微微的腳步聲的時候，她的兩手裏已滿捧着花朵。不知道誰喊着她的名字：

『丹霞！』

她回頭望了一眼。在一個大蟻蛭旁邊的開墾地上站着一個少年費爾卡，對她點頭示意。她帶着親切的微笑走近他的身邊去。

在一條廣闊的斷樁上，她看見一個充滿紅色的漿果的罐子。他用一把小鋼刀，剝了新鮮的赤楊嫩枝的樹皮。

『你有沒有聽到號角的聲音嗎？』他問道。『你為什麼一點不匆忙呢？』

『這是訪問日，』她回答道。『可是，我的母親還沒有回來。她正在醫院裏工作着。所以在野營幕裏是沒有人等着我的。你自己為什麼不匆忙呢？』她帶着微笑，說。

『這是訪問日，』他答，『我的父親從遊牧營來看我，我要到遠遠的叢樹山那邊去送他。』

『你的意思是不是說到家裏去看過他，現在已經準備回去了嗎？』『唉，這是非常遙遠的路程！』

『不，』費爾卡嚴肅地回答說，『當他要到靠近我們的野營的河畔來度夜的時候，我為什麼』

要到家裏去看他呢？我在巨石的附近剛好洗完了一個澡，便來尋你了。我聽見你在唱歌呢！」

這位小姑娘向他瞧一瞧，突然笑了。

費爾卡的黑皮膚的臉兒變爲陰沉了。

「喂，要是你不忙的話，」他說，「我們能夠在這兒停一會兒，我請你吃一點蟻液。」

「可是，今天早晨你無論如何要給我一些生魚。」

「好的，可是那就是魚；這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，試一試吧。」費爾卡說。

他把軟枝條插進蟻垤的中心。他們兩個人一同屈着腰，等到那纖細而新鮮剝皮的樹枝密密地黏着螞蟻的時候，他們才站了起來。他把樹枝在杉樹上輕輕地敲了一會兒，搖掉樹枝上的螞蟻。他再把樹枝提給她。一點一點的蟻液黏住光亮的樹液上。他自己先舐了一些，然後再把沾着蟻液的樹枝提給丹霞去舐。

「味兒很好，我常常歡喜舐蟻液的，」她說。

她在前面走；費爾卡跟隨在她的旁邊。

他們倆都默默無聲，丹霞，因爲她歡喜思索一些瑣碎的事情，所以當她走進沉寂的樹林的時，她總是不說一句話的。費爾卡因爲他不願光光來談一些像蟻液這樣的瑣碎的事情。最後，她只

有對於蟻液感到非常有興趣。

他們經過整個森林小徑的行程，也沒有交換過一句話，最後他們走到小山的對面去了。

這兒，在不倦地衝向大海而去的河流的旁邊的絕壁下，他們看見一排廣闊的野營，在那兒他們的野營是豎起來了。

他們聽見野營裏喧嚷的聲音。大人們必定已經回到家裏去了，兒童們正在遊玩着。可是他們的聲音是那樣的巨大，一直傳到這靜寂的灰綑的岩石上來，丹霞以為在那遙遠的地方也許有一個在呼嘯和振動的森林，因為她是非常愛好一個森林的。

『他們必定已經排好隊伍了，』她說，『費爾卡，爲了他們要笑我們兩個人這麼長久老是在一起，最好你先下去。』

『無論如何，她不必須那樣說的，』費爾卡在心裏非常不高興地想，他握住叢生在絕壁上的小樹，一跳便跳到在下面的很遠的小徑上去，使得丹霞的心兒驚慌得拍拍地跳動。

但是他在地上站牢了。丹霞突然跑進另一條小徑，在那路旁的崖石縫裏叢生着彎曲矮小的
小松樹。

她走過了小徑，再走到從森林展伸出來的，好像一條河流似的大路上去。白石和瓦礫在她的

面前眩耀着好像一條銀白的河流，她在那兒聽到一陣吼聲，好像有一輛長途汽車轉瞬地在她的身邊駛過去。

成人從野營回到城市去了。

汽車過去了。但是這位小姑娘沒有抬頭望一望車窗，也沒有瞧一瞧車輪；她沒有期待任何人。她橫過道路，跳過壕溝，奔向野營，她正像一個輕快活潑的小姑娘。

孩子們喝采歡迎她。當她跑到隊伍的位置上去的時候，旗子颯撲在她的臉兒上，她先把花兒謹慎地放在地上。

柯斯托夏，少年先鋒隊的領袖，對她威嚇地望了一眼。

「丹霞，你應當準時到隊伍裏來！注意！衣服要弄整齊，把臂膀伸出來，對啦！」

丹霞盡力伸出臂膀，心裏想道：「在右邊有朋友，在左邊也有朋友，多麼有趣啊。實際上，兩邊都是朋友，真是好極了。」

她向右邊一瞧，看見費爾卡了。他的浴後的烏黑的臉兒，正像光滑的岩石，他的闊大的先鋒隊的紅領巾是浸濕了。

「費爾卡，」領袖帶着粗野的聲音說，「要是你把領巾拿去當游泳袴的話，那麼你到底要做

那一種少年先鋒呢！現在，你用不着爭辯，用不着爭辯！我是很明白的。請你等一等！我一定要去告訴你的父親。」

『可憐的費爾卡，』丹霞心裏想道，『他今天真是倒霉。』

她時時把視線凝視着右方。她沒有向左方瞧——因為一方面向左看是犯規的，他方面，有一個她不十分歡喜的肥胖的小茜霞也在左邊。

唉，這個野營！她跑進這同一個野營。已經度了五個夏天了！但是，無論如何今天她總覺得比其他的時候，感到沒有趣味。她非常歡喜這種野營的生活的——在黎明的時候，她在野營裏醒來了，露珠兒仍在黑莓的嫩枝上滴落；號角的聲音，好像小鹿的叫聲響遍了森林；軍樂的演奏，蟻液的酸味，和營火邊的歌唱，她挺歡喜生火。

那麼今天到底發生了什麼呢？是不是河流衝向海去，把這些奇異的思想都衝進她的腦子裏來呢？她曾經以一種漠然的預感凝視着河流，她希望與河流一同流去，但是，到底流到那兒去呢？為什麼澳大利亞的野狗如此誘惑她呢？她所想的野狗是什麼呢？她的幼年時代難道就這麼簡單地滑過去了嗎？當幼年時代完結的時候，誰能確實知道開始第二個階段呢？

當丹霞站在隊伍裏的時候，她感到奇異了；當她坐在野營裏吃飯的時候，她仍繼續想着。只有

當她坐在她自己所生的營火的旁邊的時候，她才不胡思亂想。

她收集被暴風雨所摧折下來的，枯乾在地上的細長的樺樹枝；她把樺樹枝放在中央，開始很技巧地生起火來。

費爾卡把樹枝堆積起來，等到樹枝着火的時候才走開去。

他們把樺樹枝拋開的時候，火花便四散了，在四週的昏暗裏發出一陣嘶嘶的聲音。

從別的先鋒隊來的兒童都齊聲贊美這美麗的火花，柯斯托夏領袖和頭兒修得光光的醫生來了，甚至野營的監督也來了。柯斯托夏向他們說，他們既有這樣燦爛的火花，為什麼不唱歌，為什麼不遊戲呢？

於是兒童們最先唱一隻歌，再唱另一隻歌。

可是，丹霞不願意唱歌。

她沒有唱歌，好像坐在水邊一樣，張開眼睛凝視着那飛動的，翱翔的火花。火花也好像在說話似的，她的靈魂裏充滿了一種漠然的憂愁。

費爾卡，他不忍看見她那樣憂愁，他把一小罐頭的莓子拿到火邊來，沉思地搜尋他所有的莓子以博她的歡喜。他把一罐莓子獻給所有的同志，但是選擇那最豐滿的和最多漿的果子送給丹

霞，因為丹霞很歡喜吃成熟的莓子。費爾卡看見她精神煥發了，他開始談關於熊的事情，因為他的父親是一個獵人，還有誰能夠比費爾卡談熊談得更好呢？

可是，丹霞插嘴說。

「我是生長在這地方，在這很近的區域，在這很近的城市，我從沒有到別的地方去過，」她說，「但是我常常覺得很奇怪，為什麼人家在這兒老是歡喜談熊呢？除了熊，熊之外，別的什麼也沒有談……」

「那是因為我們住在靠近松林地帶，在那兒有許多熊的緣故，」茜霞說，這個肥胖的女孩子，對任何事情除了真實理由外，是沒有別的想像的。

丹霞親切地凝視着她，並且請問費爾卡能不能夠告訴他們關於澳大利亞野狗的故事。

可是費爾卡似乎關於野狗的事情一點不知道。他能夠告訴他們關於許多兇惡的狗，高大的，長着鬃毛的狼狗，可是他一點不知道關於澳大利亞的本地狗。其他的孩子也不知道。

於是，肥胖的茜霞反對說：

「可是，丹霞，你要一隻澳大利亞的野狗，究竟有什麼用呢？」

丹霞沒有回答，因為她沒有什麼話可說，她只有嘆氣。

那樣光亮和那樣的繼續不斷地燃燒着赤楊的嫩枝，它好像嘆氣似的，突然好像生物似的起了一陣繃縮，衰弱得變成灰燼。黑暗籠罩在丹霞所坐的四周。黑暗爬到孩子們的身邊。他們突然發出一陣尖銳的叫聲。

忽然從黑暗處來了一陣聲音，一陣誰也不知道的聲音。這不是柯斯托夏的聲音。

「唉，唉，小朋友，你們到底喊叫什麼呢？」這聲音說。

一隻粗大的黑手，在費爾卡的頭上出現了，一束樹枝丟入火堆裏。這一些都是樅樹的枒枝，突然露露拍燃燒起來了。火燄沒有立刻消滅，可是爛燦着好像一叢星球。

孩子們跳躍着；有一個人走近來了，蹲伏在營火的旁邊。他的身材很小，他的膝蓋骨上包着皮革，頭上戴一頂赤楊樹皮的帽子。

「請不要害怕，那是不必害怕他的，」丹霞喊叫道。「那個是費爾卡的父親，他是一個獵人。他是在我們的野營的旁邊過夜的。我是認識他的。」

這是真的。他坐在丹霞的旁邊，向她點一點頭，微笑了。他露出大個的牙齒也向別的孩子笑笑，他緊緊地握着一梗長烟筒。把他時時發紅的餘火點着他的烟筒，拚命抽着。他沒有說什麼話，但他們靜靜地聽着那一種溫雅的，平靜的聲音，好像含着深長的意味。在這位不認識的獵人的頭腦

裏，是沒有藏着什麼壞惡的。

所以當領袖柯斯托夏走到營火的旁邊來，責問在這野營裏爲什麼有一個賓客的時候，這些孩子們同聲呼號道：

『不要去過問他吧，柯斯托夏！他就是費爾卡的父親，讓他坐在我們的營火旁邊吧，我們大家都歡喜他。』

『哈哈，那一位就是費爾卡的父親，』柯斯托夏說。『好極了。我認得他的，在這當兒，我必須要告訴你，你的兒子費爾卡堅持要吃生魚，和請別人吃，舉一個例來說吧，他也請丹霞吃。那是一件事情，還有第二件，他把他的先鋒隊的領巾當作游泳褲子，並在絕對禁止的巨石旁邊洗澡。』

於是，柯斯托夏走到別的愉快地燃燒着的營火那邊去了。因此這位獵人不曾明白柯斯托夏所說的話，帶着嚴肅的態度在後面瞧着他，和帶着驚奇的神氣向費爾卡搖一搖頭。

『費爾卡』他說，『我逗留在遊牧營裏，捕獲野獸，這樣你可以住在城市裏讀書，也常常可以夠生活了。可是，要是在一天之中你的領袖控告你這許多錯誤。你將變成什麼呢？好了，你把我的皮帶拿去，到樹林裏去帶回我的馴鹿。牠大概在附近的地方吃草吧。我要在你們的營火的旁邊度夜了。』

他給費爾卡一條麋皮做的皮帶，那條皮帶有杉樹梢頭那麼長。

費爾卡站了起來，四週瞧瞧有沒有同志自願來分擔他的罪過。

丹霞替他感到很難受，畢竟他在那天早晨請她吃生魚，在下午請她吃蟻液，或許她要責備他在巨石處洗澡。

她跳了起來。「來，費爾卡，」她說。「讓我們一同去捉住那隻馴鹿，把它交回你的父親吧。」

他們向着樹林一同跑去了；樹林和以前一樣的靜寂。在叢樹和暗淡的星光中閃爍着的甘桂樹之間的苔蘚上，交織着斑斑的影子。他們在不很遠的一株甘桂樹之下找到了一頭馴鹿，正在那兒輕咬着垂枝上的苔蘚。那頭鹿是那樣的馴良，所以費爾卡不必須用套索在鹿角上了。丹霞把繩索滑過牠的頭上，把牠牽引到沾着露水的小樹林附近的草地上來。可是費爾卡把牠牽到營火的旁邊來。

當獵人看見兩個孩子把馴鹿帶到營火的旁邊來的時候，他高聲大笑了。他把煙筒提給丹霞，他是一個仁慈的人。

他的樣子弄得孩子們都笑了。費爾卡嚴正地向他說：

「爸爸，少年先鋒隊隊員是不抽煙的。他們必須不抽煙的。」

獵人感到非常吃驚的樣子，但是他非常滿意的想道，這個住在城市裏的，在學校讀書的兒子，他的頸上圍着領巾，他能知道父親所不知道的事情。獵人把烟筒拿回來含在自己的嘴巴裏，把手兒擱在丹霞的肩膀上。馴鹿嗅一嗅她的臉兒，和用光滑如圓石的堅硬的鹿角溫存地觸一觸她。

丹霞坐在獵人的旁邊，重又感到非常愉快。

營火在全原野閃着火簇。孩子們圍繞着野火唱着歌。一個醫生徘徊着，老是用一隻眼睛瞧一瞧他們的健康的身體。

丹霞獨個兒驚奇地靜思道：「畢竟，這是不是比澳大利亞的野狗來得好呢？」

然而她為什麼仍舊渴望着順流而去呢？她為什麼仍舊聽到在岩石上的淙淙的流水的聲音呢？她為什麼仍舊渴望着新的環境呢？

「夏天是過去了，」丹霞輕聲地說，「不久，我們就要回到學校裏去了。」

二

丹霞在昨天連根拔起的百合花，到了第二天早晨仍舊十分新鮮的。她用濕草和苔蘚包起百合花的塊根，用樺樹皮包着花莖，再把花兒夾在臂下，和把背囊拋在肩膀上的時候，她立刻變成一